



武宜三先生：

《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》，“填补中国没有受难者名录的历史空白”，建立了中华文化开拓性历史功勋，意义重大。学术性，是有史以来，骈驾或超越《诗》、《骚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的划时代典型。已初具规模。

中共认为，“反右”必要，只是扩大化而已。错而又错。因此，编纂这本大辞典，可能尚有阻力。任重道远，也许非坚持到“末日审判”不可。

“右派分子”，民族精华，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。应该存录的内容，目前详略不一，似尚有较大补充余地。

例如江苏作家高晓声，他的成就，主要在“右派”改正之后创造的。代表作长篇小说《青天在上》、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》，均未录入。《青天在上》对所谓“三面红旗”，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刻画，入木三分，至今无出其右！诗史般的小说，栩栩如生的农民形像，是不可磨灭的。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》，除了成功刻画了改革开放的农民形象，最深刻的艺术典型，还是塑造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农民朋友党委书记，他真心实意照顾、帮助漏斗户陈奂生，却使陈奂生经商连本加利全损失掉，而不自知。喜剧式幽默，提出党的干部革命化、知识化、平民化，帮困扶贫，须交友知心，戒绝官僚主义。陈奂生赴美考察，情节十分出彩。与《我的财富在澳洲》并列，获得上海长篇小说二等奖（一等奖空缺）。

钱理群不是“右派”，误录了。

说明、叙述的文字，还需推敲、琢磨，竭力争取精准，精益求精。

譬如，对大辞典作用、意义的定位，我试做调整：

“这是工具书，资料库；也是纪念册，纪念碑；更是1957年受难者灵魂忠诚守护的社稷坛。‘寄语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’。‘反右派’恶例，一之为甚，岂可再？大辞典警示子子孙孙，彻底堵塞灭绝人性、丧尽天良的罪恶渊薮！”

第3页第3行：“黑龙江省肇州县中把孟宪斌……等12人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。”（要去掉被）

第18页第2段改写为：

这 120—310 万人，遭受长期、残酷的迫害，有被饿死，打死，枪杀的；有累死，病死，自杀的；这 120—310 万人当中，除个别头面人物如章伯钧、章乃器等被“养起来”，极少数文化人如冯雪峰、陆侃如等留原单位改造外，其余人员统统强行押送到边疆、山区、农村、沙漠，寒冷、贫瘠，气候恶劣地带，生活、生产条件极差的地方服苦役。设置在这些地方的劳改农场、林场、茶场、矿山、工厂，收容了绝大多数右派分子。这些劳改场所，无一不是中共集体屠杀知识分子的集中营，无一不是被专政者遭到群体灭绝的屠宰场。史无前例，长达 20 余年巨大的人为政治灾难，血泪斑斑，罄竹难书。（“艰巨的地方”，“巨”显然应改“苦”，整体文句，尚可斟酌。）

体现高水准学术性的个案，似可举李慎之材料为例。接近毛泽东，事例重大，影响深刻，政策的示范性，材料的可读性，都具有久远的不朽性。最可宝贵者，恐怕首推李慎之用简明的文字极其成功地白描出毛润之“出尔反尔”的惊人诈伪。（不展开）

我猜想，李慎之若有幸早聘于戈尔巴乔夫，任总统一级智囊，苏联未必快速解体。在上世纪末叶，中国思想的荒原上，曾经游荡慎之先生这样的思想者背影。邵燕祥说：“李慎之在不无悲伤地面对这一切时，他已经感应到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山雨欲来。”防患未然，却猝不及防。徒有后见之明，空怀扶大厦之将倾，挽狂澜于既倒的抱负。但材料内涵，存贮下许许多多有用的人生经验、教训。字字句句值钱，长长久久珍贵。李慎之的认罪检查书，亦自古以来文曲星最优秀的样板。“文革”五七干校，批斗交代罪错，有一位干部被逼急了，妄言曰：“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。”（妄言者侯宝林）受罚者申请甄别，反被批判、加重处分。一位“申请”被驳回的同事，对李慎之说：“你聪明。”原来李慎之，慎之再四，也想申请甄别，觉似无望，便作罢。果然无望。他脱口回答同事：“不，是我坏！”事无巨细，无不慎独反思，严谨言行，时时处处体现了高明、细密的学术精神。

我初步粗浅的感受，仅供参考。

沦为奴隶的当代中国“右派分子”，并不比先秦奴隶生活优越。明明有史以来最黑暗、最残酷的阴谋之最，他们偏偏自诩为最明亮，最杰出，太阳般光辉灿烂的阴谋。“反右”的杀伤力，远远超过了 2020 年新冠病毒施虐全世界的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。现代世界，除了中国，还有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地方，发生过如此灭绝人性、丧尽天良的暴政？灾难，只能叫灾难；罪恶，只能叫罪恶。岂可叫救星？叫功勋？

中国的专制主义（从反右到“文革”，已是极权主义了）实在是世界意义的样板，中国人自己理解反思得太不够了。

你和你的团队，开拓创造了崭新的文史新品种，功德圆满卓著，惠泽万寿春秋。

我向你们致以
崇高的敬礼。

江苏常州市幼儿师范退休高级讲师冯士彦敬上
2020年4月16日